

新民晚报

“出窠娘”是浙东特有的一个职业。自十九世纪始至今一百多年里,在浙东不少有产妇的家庭都能见到这样的女人。她们的年龄在十至五十多岁,缠小脚,面容端正,做事利索,不大说话,脸上总挂着温和的笑容。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浙东女人生孩子是在家里由接生婆(称“老娘”)接生。那时,生孩子很危险,是“一只脚伸在棺材里”,婴儿也常夭折。不仅大户人家,大多数生活尚

她是我的另一位母亲

叶良骏

在京都参观河井宽次郎博物馆,二楼工作室墙上挂着他自己题写的《仕事歌》,仔细辨认起来,“仕事”(工作)这个词在其中反复出现,第一句话就出现了三次之多。回来翻《设计之旅:京都》,发现有个英文译本竟能把三个“工作”都用 work 翻译过去:work works itself to work. 有点妙。翻译成汉语:工作本身自己会干活。意思到了。

执拗的文体

芳州

《仕事歌》里头不断重复一个词,我不禁联想到多和田叶子在《和语言漫步的日记》中提到她阅读《柳宗悦茶道论集》。“‘茶道随想’第一章的第一段,‘見’(看)这个字重复达二十次,真是相当执拗的文体。虽然执拗,但也巧妙。”“柳宗悦在这里通过重复‘見’这个字创造了一种文体……这种手法既漂亮,又让人心烦。”

想起自己在编辑《柳宗悦》一书时,长文《工艺化的事物》的跋归纳了九条结论。原文是“一,……;一,……”接连九个一。译者和编者自然按照正常的习惯,写为“一,……;二,……”一直到九;又或者“其一,……;其一……”可能也可以吧。

方日联系人乙部女士特意发来邮件,说“请务必保留原文的九个一”。柳宗悦的文体令人觉得执拗,看来是相当有名的特点。

杨照在《诗的》一文中提到了重复。“诗必须在最短篇幅内用最精准最省简的文字,传达最多最丰富的讯息。在这种思潮影响下,诗的写作有了许许多多的忌讳规定,而避免使用重复、相同的字词,可以说是再基本不过、再严格不过的底线。”然而:

我在巴东三峡时,西看明月忆峨眉。
月出峨眉照沧海,与人万里长相随。
黄鹤楼前月华白,此中忽见峨眉客。
峨眉山下还送君,风吹西到长安陌。
长安大道横九天,峨眉山下照秦川。
黄金狮子乘高座,白玉麈尾谈重玄。
我似浮云带吴越,君逢圣主游丹阙。
一振高名满帝都,归时还弄峨眉月。

“峨眉出现了六次,月亮的月也出现了六次。”“李白的标新立异,在于不那么省字,那么经济。”“因叠句重词产生的韵律,倒过来给整首诗不可言喻的潇洒气氛。”“从当时的诗的主流来看,是冒犯、越界的诗,破坏了诗的纪律。可是它又维持了纯粹的诗的精神……”

最近看张定浩的《取瑟而歌》,讲到穆旦的篇章,提到了他以查良铮之本名做的翻译——当初最用力的《唐璜》,张定浩断言,已经像那时代流行一时的诗歌一样,迅速褪色,无法打动今天的汉语读者。举例如朱维基使用无韵体的句子,“朴素,庄重,弹性和韧劲十足,‘她以往是什么,现在是什么,这些梦境都在她脑中闪现,假使你们把这些/也能叫做生命’,这是比‘她的现在,过去/都如浮梦一般闪过她的眼前’更准确而强劲的汉语,至于诸如‘泪如泉水涌出,好似满山云雾/终于化为骤雨,久旱遇到甘露’这样的句子,更显得过于流利,是乍看像诗其实离现代诗很远的表述。”张定浩说,“或许正是这样的韵律和句法遗产,尤其是在普希金诗歌上的汉译文本,后来慢慢塑造出当代汉语诗歌中最不好的一部分,一种张口即来,模拟作态的抒情腔。”

希望截取的引用不至于被断章取义,对于穆旦的翻译和写作,张定浩的后文有精彩论述,但这一小段解答了我长久以来的一个困惑。另外我也收获了“滑利”这个词。有时候不喜欢一种完美而俨然的表达,但又说不出理由。

我想,那些第一眼不太让人舒服的,破坏了纪律的、刺激神经的语言,是文体的冒险家做的事,试探和拓宽着文学的边界。一旦这种文体的试验正好切合内容时,将如一道闪电带来惊艳而略不安的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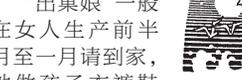
过得去的家庭,在女人将生产时,会到荐头店找侍候产妇的娘姨,即“出窠娘”,这称谓是指帮小鸟出窠的“娘”。每个家庭都对女人生孩子十分重视,“出窠娘”这行当便应运而生。

当“出窠娘”的女人,皆出身穷苦,基本上不是寡妇,就是死了丈夫又没儿子的苦命人;如不是走投无路,不会去当“出窠娘”。孤寡者无人养老,只能趁年轻时拼命攒钱。“出窠娘”工钱比一般娘姨高,从业者少,工作易找。

“出窠娘”一般在女人生产前半月至一月请到家,她做孩子衣裤鞋袜,给待产者调理饮食,整理产房等,其他家务不用做。如家里没娘姨,她也不用烧饭洗衣,职责分明。接生婆在产妇阵痛开始时到场,接生婆到后,“出窠娘”要一步不离地待在她旁边,帮着做接生时所需之事,如烧好热水,洗净红脚盆,热好点心,把事先洗净烫好的剪刀、纱布、草纸、垫被等都放在床边。如遇难产,她要作辅助工作,揉肚,让产妇坐起,或握住产妇手劝慰鼓气,这时,她像半个“大夫”。婴儿落地,接生婆收拾干净后离开,“出窠娘”接手孩子,后面的事都是她的责任了。这以后,产妇的饮食,孩子的冷暖,房间的清洁,都由她一手包办;还有重要的一件事,是管好房门,一个月内不允许任何人进门。这时的她,权比主人还大,家里都得听她指挥。整整一个月,她日夜服侍,衣不解带,含辛茹苦,绝无怨言。

孩子满月后,如健康活泼,是她的功劳,除工钱外,主人会额外发红包,来吃满月酒的亲友,也会给儿子的苦命人;如不是走投无路,不会去当“出窠娘”。孤寡者无人养老,只能趁年轻时拼命攒钱。“出窠娘”工钱比一般娘姨高,从业者少,工作易找。

“出窠娘”一般在女人生产前半月至一月请到家,她做孩子衣裤鞋袜,给待产者调理饮食,整理产房等,其他家务不用做。如家里没娘姨,她也不用烧饭洗衣,职责分明。接生婆在产妇阵痛开始时到场,接生婆到后,“出窠娘”要一步不离地待在她旁边,帮着做接生时所需之事,如烧好热水,洗净红脚盆,热好点心,把事先洗净烫好的剪刀、纱布、草纸、垫被等都放在床边。如遇难产,她要作辅助工作,揉肚,让产妇坐起,或握住产妇手劝慰鼓气,这时,她像半个“大夫”。婴儿落地,接生婆收拾干净后离开,“出窠娘”接手孩子,后面的事都是她的责任了。这以后,产妇的饮食,孩子的冷暖,房间的清洁,都由她一手包办;还有重要的一件事,是管好房门,一个月内不允许任何人进门。这时的她,权比主人还大,家里都得听她指挥。整整一个月,她日夜服侍,衣不解带,含辛茹苦,绝无怨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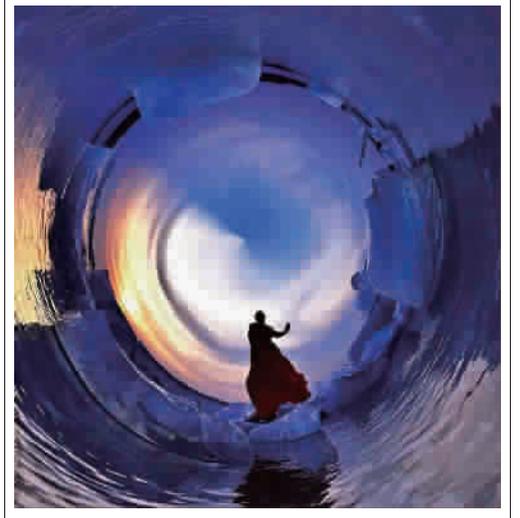


错,只要做得动,口碑好,不愁没饭吃。

我的窠娘就是这么一个苦人。我未出生前,她来到老鹰湾叶家时她那个浪荡子丈夫把家产败光后不知去了哪里。她的一双儿女在一年里因肺病去世。无依无靠的她经族亲、我的外公陈兰荪先生安排来我家,当时是来当我的“出窠娘”。谁知她当了我们家六回“出窠娘”,她那六个兄弟姐妹都是由她那双双手接着来到这世界。从此,她留了下来,青丝染霜,直至暮年,她一直是我们的长辈,是我们的亲人。

父母因战乱颠沛流离,身边一直带着我,她也一直跟着,所以我与她最亲。后来,妈妈说她没孩子,让我给她当了女儿,她成了我的娘。几十年相依相存,这份亲情早就超过了血缘。在我心里,她是我的另一位母亲。

2017年,是她去世三十周年,她在江苏浏河已安睡了三十年。每年我去看她,墓碑上的照片,脸上一如既往挂着慈爱的笑容,静静地望着我。生前她对我、对我们家一无所求,身后,她无声息地躺在我为她买的“小屋”。我相信,除了祝福,她仍是无求的。



时空之门 (摄影) 傅强

越南人对咖啡爱得深沉。越南的咖啡馆多到不可思议。以越南的老牌海滨旅游城市——芽庄为例,遍地的咖啡馆可谓星罗棋布,任何你能想象或者是不能想象的地方都会出现一间咖啡馆。

越南本地的连锁品牌咖啡馆不计其数,在繁华的大街上走三五步就会看到一个,与星巴克无异,但它更加繁忙。而那些隐藏在小巷深处的咖啡馆,更具有当地特色——菜市场一排卖菜的棚子中间,幼儿园门口,洗车场隔壁,甚至就在一个搭出来的简易棚子下面。

一间半露天的小咖啡馆,被花草草草环绕着。座位周围摆着四五座白色大理石的天使和圣母雕像。一位白发苍苍、至少有七十岁的老太,穿着越南女子喜爱的花布衫裤,坐在桌子边慢吞吞地喝咖啡。

一个搭得长长的棚子,挂了一块显眼的牌子:“Wifi Free”(免费上网)。一群各色各样的人坐在简单的木椅子上,喝自己的咖啡,玩自己的手机。

一间卖越南传统食品——米粉的小店,写了几个大字:“Coffee Take Away”,卖米粉的店也兼售咖啡外卖。

越南咖啡馆都爱管自己叫“Iced Coffee”(冰咖啡)。当地人常喝的叫“Coffee Milk”(牛奶咖啡),实际上不常加牛奶,加的是炼乳和大量的冰。

而滴漏咖啡,毫无疑问是越南咖啡颇具特点的存在了。越南其实并不是一个十分文艺范儿的国家,毕竟在满街摩托车大军和疯狂喇叭声中,就算有那么几分文艺范儿,也会荡然无存了。只有那滴漏咖啡,硬生生地给越南添上了一抹小清新的气息。先在玻璃杯里加几勺炼乳,然后把喷香的咖啡豆打细的粉倒进滴漏壶里,压紧,注进烧开的水。咖啡就从这个银色的滴漏里面,一滴一滴地滴下来。此时此刻,仿佛一切都会随着咖啡的缓缓滴落而沉淀下来,时间仿佛静

我心里有许多遗憾,当我的生活变得安定、富裕,可以让她享福时,她走了。我想为她做很多事,现在都不能了。在她安息三十年之际,我重修了她的墓,她是否“住”得更舒服些,我不知道。我想起从小听她的宁波老话,娘不识字,没文化,说这些话时,她却像个哲人,我听着、记着,懂得了做人之理,才成了如今的我。

这是一份深深的纪念,也是一个女儿对娘无尽的思念。希望娘会看见,会听到,会感到欣慰。

从七个孔洞流出晶莹透彻、流转回肠的箫声;有的词人临窗饮酒,赏雪,听远山隐隐传来风云之声;有的词人在自家菜园地,欣赏一亩青蔬,盖一层洁白雪韵,朵朵梅蕊,裹着团团的火静如梦;更有词人,一驴、一剑、一壶酒,一边雪中游,一边吟诗自乐。

越南的咖啡馆多到不可思议。以越南的老牌海滨旅游城市——芽庄为例,遍地的咖啡馆可谓星罗棋布,任何你能想象或者是不能想象的地方都会出现一间咖啡馆。

越南本地的连锁品牌咖啡馆不计其数,在繁华的大街上走三五步就会看到一个,与星巴克无异,但它更加繁忙。而那些隐藏在小巷深处的咖啡馆,更具有当地特色——菜市场一排卖菜的棚子中间,幼儿园门口,洗车场隔壁,甚至就在一个搭出来的简易棚子下面。

一间半露天的小咖啡馆,被花草草草环绕着。座位周围摆着四五座白色大理石的天使和圣母雕像。一位白发苍苍、至少有七十岁的老太,穿着越南女子喜爱的花布衫裤,坐在桌子边慢吞吞地喝咖啡。

一个搭得长长的棚子,挂了一块显眼的牌子:“Wifi Free”(免费上网)。一群各色各样的人坐在简单的木椅子上,喝自己的咖啡,玩自己的手机。

一间卖越南传统食品——米粉的小店,写了几个大字:“Coffee Take Away”,卖米粉的店也兼售咖啡外卖。

越南咖啡馆都爱管自己叫“Iced Coffee”(冰咖啡)。当地人常喝的叫“Coffee Milk”(牛奶咖啡),实际上不常加牛奶,加的是炼乳和大量的冰。

而滴漏咖啡,毫无疑问是越南咖啡颇具特点的存在了。越南其实并不是一个十分文艺范儿的国家,毕竟在满街摩托车大军和疯狂喇叭声中,就算有那么几分文艺范儿,也会荡然无存了。只有那滴漏咖啡,硬生生地给越南添上了一抹小清新的气息。先在玻璃杯里加几勺炼乳,然后把喷香的咖啡豆打细的粉倒进滴漏壶里,压紧,注进烧开的水。咖啡就从这个银色的滴漏里面,一滴一滴地滴下来。此时此刻,仿佛一切都会随着咖啡的缓缓滴落而沉淀下来,时间仿佛静

我心里有许多遗憾,当我的生活变得安定、富裕,可以让她享福时,她走了。我想为她做很多事,现在都不能了。在她安息三十年之际,我重修了她的墓,她是否“住”得更舒服些,我不知道。我想起从小听她的宁波老话,娘不识字,没文化,说这些话时,她却像个哲人,我听着、记着,懂得了做人之理,才成了如今的我。

这是一份深深的纪念,也是一个女儿对娘无尽的思念。希望娘会看见,会听到,会感到欣慰。

从七个孔洞流出晶莹透彻、流转回肠的箫声;有的词人临窗饮酒,赏雪,听远山隐隐传来风云之声;有的词人在自家菜园地,欣赏一亩青蔬,盖一层洁白雪韵,朵朵梅蕊,裹着团团的火静如梦;更有词人,一驴、一剑、一壶酒,一边雪中游,一边吟诗自乐。

当然,在越南,咖啡绝对不是白领们的专利。晚上,建筑工地休息的工人们都会三五个地坐在一起聊天,一边喝着咖啡。那种一次性透明杯子装的咖啡是最便宜的,一万越南盾,约合三元人民币,顺带赠送一杯农桑茶(滴漏咖啡在芽庄景点卖三万盾,约合九元人民币)。

越南也产茶,各式各样的绿茶相当有名,这农桑茶喝起来就是绿茶的味道,极淡极淡的澄黄色,可一杯咖啡加农桑茶的澄黄,可谓人手标配,其普及程度可以和中东那边人们对红茶的热爱相提并论了。

不管是海水碧蓝的亚历山大港那些保留着强烈的殖民风格的白色茶馆,还是约旦著名的“玫瑰红城”佩特拉中当地的野餐桌上,包括北塞浦路斯沐浴在地中海金色阳光下的古老城堡,红茶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一杯深红色的茶,盛在小小的玻璃杯里面,颜色就像玛瑙一样。糖得几大勺几大勺地加,非常甜,甜到发腻。中东世界的男人们对这种甜腻红茶的迷恋已经到了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不分场合的程度了,哪怕是在亚历山大港的火车站候车室,也会趁等火车的间隙去喝上一小杯。

有意思的是,他们总会用本地红茶来配西化的三明治,算是一种混搭。相比之下,越南的咖啡和茶的搭配真是太本土化了。

不管是本土的茶还是咖啡,都自然而然地传达着那个国家蕴含的某些让人感觉相当难以捉摸的东西——文化,传统,民族,历史……而我们这些犹如蜻蜓点水一般而过的游人,只能从那最表层的事物来直观地感受这一切。

就像越南的咖啡,或者中东世界甜甜的红茶。

或者,我们可以带一套滴漏咖啡礼盒装回去,表示我们已经到此一游,并亲自品味到了这个国家的传统文化。

春天的
一日,爸爸
和6岁的儿子,
在公园里,
一边散步
一边说着闲话。

爸爸,现在是春天了吗?现在是春天了。
春天能看见吗?能。你看见垂柳上发出的嫩芽了吧?你看见杏树上开的杏花了吗?那嫩芽和杏花就是春天。
春天能听见吗?能。紫燕的呢喃,布谷鸟的歌唱,不都是春天的声音吗?
春天能感觉到吗?也能。你没感觉到风儿像妈妈的手,正在抚摸着你的吗?你没感觉到明媚阳光的温暖吗?感觉到了。那春天会永远在吗?会的。只要我们时时刻刻装着春天,春天就会永远在,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爸爸,那我能不能变成春天呢?能。孩子,其实你就是人间的春天。

你就是人间的春天

屈广法

何处可赊酒?
何处可折梅?
每到冬天,宋朝的词人们面对天苍苍、雪茫茫的大地,总是发出这样优雅的自问。

我想,一千多年前宋朝的冬雪天,野外一定是远山简约,树木白描,村桥无语,梅香游离的;词人们一定在寥落草庐或篱院暖阁里,围着一盏红泥小炉,畅饮一壶烧锅老酒,看着窗棂外白净的雪,清澈得没有一丝声响;抑或弹筝、吹箫,让这些雪幻成蝶,都可以从词里领略到宋朝时冬雪天的风情和婉约。

从宋词里可以看到踏雪寻梅,不仅是词人和文人的喜好,连普通的市井人家,山野草民都喜欢。如宋词人王旭写到:“虽是一般,惟高一着。雪花不似梅花薄。梅花散彩向空山,雪花随意穿帘幕”。读着这样的词,我们仿佛看到宋人穿着宽厚的青袍,披着还没有散落的梅香,缓缓行走,或一人做了风雪客,或三两人结伴在雪中轻轻浅浅,去野外寻梅,看一纸般清白的江山。

宋朝词人眼中的山水和梅,比我们看到的更诗意和高雅多了。他们说,山是眉峰,轻轻皱起;水是眼波,汪汪含情。如果在山间,要是有座赏雪的亭子,无疑那就是山的美人痣了;至于梅花,他们又说:“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用雪与梅相比,衬托出梅花的香,细细品其味,这梅花隐隐透出一股小家碧玉、深闺美女的幽香。这种雅致和形象的比喻,宋人能说得出来,细腻得感受得到,可以说,现代人的感官略逊于宋朝词人。

面对冬雪天,我们从词里去看看词人们怎么度过的,实在很优雅,有意趣,也很有意境。

有的词人在雪花飘飘的时刻挨着梅的素雅,吹一管紫箫,

缓行走,或一人做了风雪客,或三两人结伴在雪中轻轻浅浅,去野外寻梅,看一纸般清白的江山。

宋朝词人眼中的山水和梅,比我们看到的更诗意和高雅多了。他们说,山是眉峰,轻轻皱起;水是眼波,汪汪含情。如果在山间,要是有座赏雪的亭子,无疑那就是山的美人痣了;至于梅花,他们又说:“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用雪与梅相比,衬托出梅花的香,细细品其味,这梅花隐隐透出一股小家碧玉、深闺美女的幽香。这种雅致和形象的比喻,宋人能说得出来,细腻得感受得到,可以说,现代人的感官略逊于宋朝词人。

面对冬雪天,我们从词里去看看词人们怎么度过的,实在很优雅,有意趣,也很有意境。

有的词人在雪花飘飘的时刻挨着梅的素雅,吹一管紫箫,

从七个孔洞流出晶莹透彻、流转回肠的箫声;有的词人临窗饮酒,赏雪,听远山隐隐传来风云之声;有的词人在自家菜园地,欣赏一亩青蔬,盖一层洁白雪韵,朵朵梅蕊,裹着团团的火静如梦;更有词人,一驴、一剑、一壶酒,一边雪中游,一边吟诗自乐。

尽处做一只犹如立在雪中的白鹤。

宋人赏雪,讲究环境和气氛,从词里可以领略和感受到,要么在小亭子里看天地一色,了无一痕,雪如白蝶纷飞,乱了眼睛;要么在廊桥,看远山一线,与天相接;看村庄的炊烟,像河流在雪中流向天空,这样赏雪,耳静,眼净,心灵禅境。

当春天来了,雪渐渐融化了。宋朝的词人们依然在驿道、郊外,山野;或者桥上、船上,小亭处默默无言,看大地裸露出本色,看雪渐渐踪迹,哪怕一个墙角,一处遮阳的地方,还残留一堆雪,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心灵安慰。在彼时,一场雪落,一树梅开,也是蛮幸福的,有人懂它们,护它们,温存着它们。

踏雪寻梅,品酒赋词,是宋人的风雅时尚。在宋词里品味景致,于我,何尝不是一种穿越古今的别样时尚!

宋词里的风雅景致

闫立新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冬天的雪,是洁净的,豪情的,辽阔的。“故下封枝雪,深院卷帘看。应怜江上寒。”因为爱冬雪天,宋朝的词人绝对不会辜负梅与雪的幽香和圣洁,所以,他们感触是深刻的,细腻的,心灵是纯真的,我们时常对雪天路滑,表示出不满,可他们不一样,特别喜欢,他们说:我有一壶酒,我有数枝梅,我携拳而来,一脚,碎裂雪白;一脚,绝了俗念。他们认为踏雪是一种禅意和诗意行为,也更愿意在板桥

七夕会

七夕会

